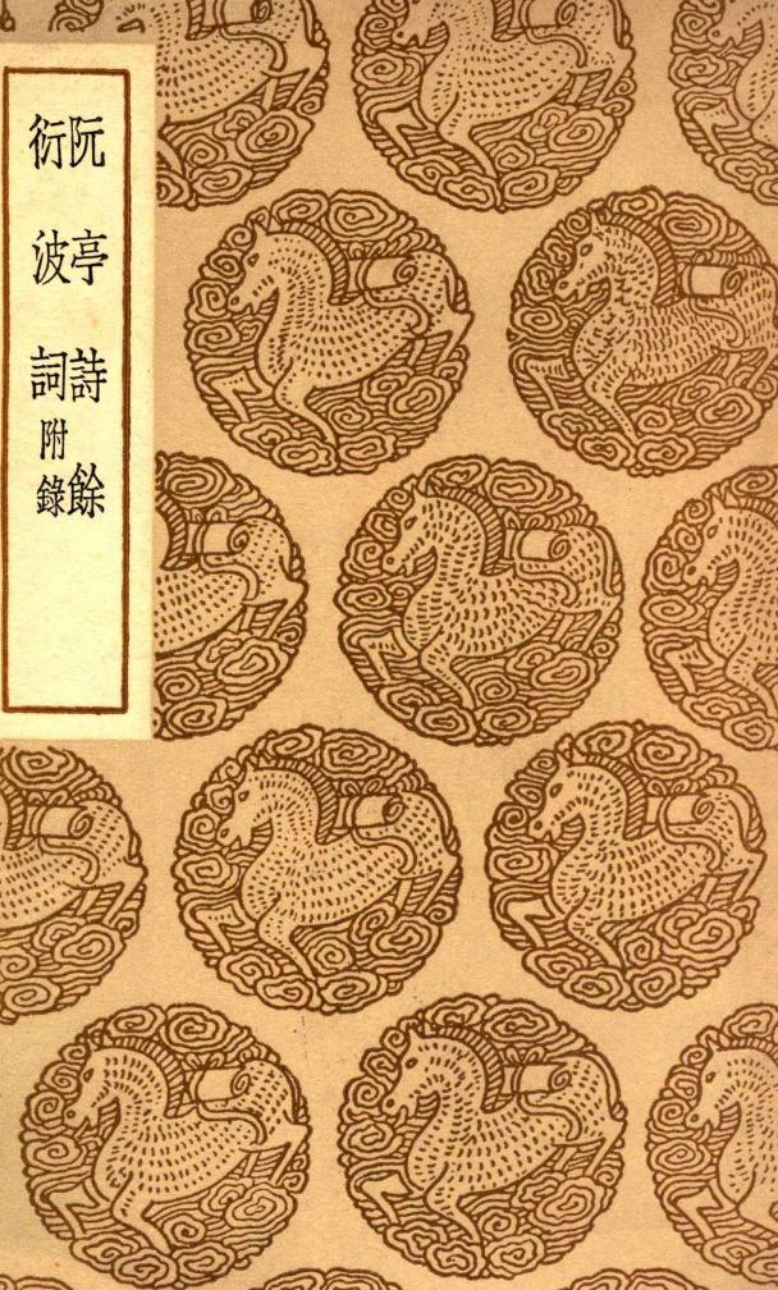


衍阮

波亭

詞詩

附錄餘



阮亭詩餘

王士禎著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種一他其及餘詩亭阮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初版

著者 王士禎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長沙南正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韓

(本書校對者 龍旭光
朱廣福)

題詞

詞者樂府之變也。小道云乎哉。悲慨用壯者。時隣於儉武。靡曼近俗者。或化於俳優。兩者交譏。求其工也難已。全盟王子貽上。文宗兩漢。詩儷初盛。束其鴟博淹雅之才。作爲花間雋語。極哀豔之深情。窮情吟之逸趣。其旖旎而穠麗者。則景煜、清照之遺也。其芊綿而俊爽者。則淮海、屯田之匹也。求之近代。卽用修、長于、用博、元美。妙於取境。未之或先。迺貽上告予曰。某之爲此也。博弈猶賢云爾。曩蘇文忠節義文章。有宋一代之冠。而長言短闕。士女爭傳。然則是集也。固貽上游藝之一端。亦以見才人馳騁文囿。其無所不宜類如此。

宛陵年家社盟弟唐允甲

宋廣平鐵心石腸。乃梅花一賦。豔情如許。貽上制藝。爲學者宗師。而古風絕律。風格晉魏。時露橫槊。搥鼓。不受繼羈。吾獨恨今之以風格

笑人如陳仲子笑齊人莊諧皆優。然不若諧者之神明足解頤耳。故老生寧山膚塋酪腥穢不法。不忍塵飯土羹。陳陳相因也。阮亭鞭前千古如馬牛羊。皆爲性情所統。不統乎性情。此阮亭移我情者也。請觀永叔鳳洲之文。不佳處皆學韓學馬。其佳處則永叔鳳洲自爲耳。若此詞。則甚似宋廣平之不可測矣。

東武年家社盟弟邱石常

余與貽上定交。蓋在壬辰春。仲云。會貽上上公車。北遊燕趙。余亦偕計入。春明卜肆。一言歡如夙昔。時貽上未及終賈之歲。瓊枝玉樹。映帶千人。而抵掌古今。晰元疏滯。意氣擬託。輒欲攀提樂衛。含咀殷劉。余爲解帶流連。屢發天人之歎。乙未復遊長安。日與劉子小石。令兄西樵。往復和酬。余贈貽上詩。所謂達夢勞江水。新詩綢海霞者是也。貽上爲文。出入于檀左。班馬。昌黎。廬陵。諸家。名滿四天下。而其詩縱

橫變化。在漢魏寶歷間。別構一體。茲阮亭詞一卷。朦朧萌折。明雋清圓。卽令小山選句以爭妍。淮海含毫而競秀。諒無慚夫入室。或興歎于積薪。向人謂詞能損格。故近代何李諸大家。并有闕如之憾。以觀貽上。異曲同工。若此詩之異詞。一耶二耶。而貽上兼才。不可及矣。

南昌年社盟弟丁宏誨

蓋聞之弇州曰。花間者。世說之靡也。草堂者。文選之變也。而余以爲不然。花間句。雕字琢調。或未諧。句無不綴。是昌谷之靡也。草堂音協調流。句或未研。體無不秀。是西崑之變也。至所云字必色飛。語必魂絕。則美出自然。誠非緣借矣。常試論前代諸家。文成之於元獻。猶蘭亭之似梓澤也。新都之於廬陵。猶宏治之似伯玉也。瑯琊之於眉山。猶小令之似大令也。公謹之於稼軒。猶宣武之似司空也。逮黃門舍人之於屯田。待制直如曹劉之於蘇李。遂覺後來益工。然未有如吾

阮亭者也。阮亭年少才豐，無所不擅。千古文義書詞，直欲一時將去。卽如詩餘一事，於阮亭直雕蟲耳。而以余讀之，篝燈蕭寺，中夜琅琅，覺十年中離別之苦，哀樂之多，無不怦然欲動，而豔思綺語，令人手推口維而不能解。則阮亭之移我情，與我情之合於阮亭，誠有不自知者。又何色飛魂絕之足擬也哉！如余舌本作強，筆底如椎，偶賦短言，無關佳事。卽至同里諸子，好工小詞，如文友之儼豔，其年之嬌麗，雲孫之雅逸，初子之清揚，無不盡東南之瑰寶，以視阮亭，並驅中原，猶恐不免爲黃沛耳。

蘭陵年同學弟鄭祗謨

我輩將爲詩人乎？爲詩人必先爲韻士。韻之妙往往於聲表字裏傳之。竇韜伯玉，閨閣聯歡怨之章，京洛隴堤，詞客摘仙鶴之操，愁思數別，意緒難摹，其爲體屢遷，大約皆詩餘之鼻祖也。貽上抱宋子之才，

而結懷秋之想。每叶一調。可使明妃嫣然解語。紅葉殷勤渡溝。境會情真。寫照欲絕。設令李密十二女郎。在按拍隸歌。詎不爲一字一珠圓耶。吳越間如范香令之詞譜。王季重之豔曲。賀黃公之碎錦。一時鼎立。早見吾阮亭。三先生當撤其扇簞矣。

吳嘯同學社盟弟沈履夏

少年情事如水。風雅旁溢。則花間草堂之流豔作焉。故有綵筆豪人。事窮工於一字。瓊裾慧女。購善本以千金。是亦大雅之鼓吹。小山所膾炙者矣。貽上弱齡。性近騷怨。流連極致。爰有是編。流商激楚之音。發皓揚清之技。所爲企羨於時年。頓傷乎遲暮者。較之昔人所歎。茲爲稱耳。若乃芳澤雜揉。竹絲漸近。錦囊之句。兼善夫短長。團扇之篇。妙得諸參錯。斯固擅場之餘事。又何恨於詩人哉。

同里社盟弟徐夜

弇州論詞。謂一字之工。令人色飛。一語之豔。令人魂絕。而前輩自名其詞。或曰金荃。或曰蘭畹。或曰花影。或曰散花。意之所存。略可識矣。夫詩之必有餘。與經之必有騷。騷之必有古詩樂府。古詩樂府之必有歌行。近體絕句。其致一也。凡人有所感于中。而不可得達。則思言之言之不足。則長言之。長言之不足。則反復流連。咏嘆淫佚。以盡其悲鬱愉快之致。亦人情也。向十許歲。學作長短句。不工。輒棄去。今夏樓居。效比邱休夏自恣。桐花苔影。綠入巾幘。墨卿毛子。兼省磨酬。偶讀嘯餘譜。輒拈筆填詞。次第得三十首。易安漱玉一卷。藏之文笥。珍惜逾恆。乃依其原韻。盡和之。大抵涪翁所謂空中語耳。適內邱喬子文衣。雲間田子鬅淵。徵檄至。聊命奴子錄一通寄之。文衣謬獎爲好手。余落魄之餘。聊以寄興。無心與秦七黃九較工拙。文衣之許我過矣。

阮亭詩餘

清 新城王士禛貽上著

邱石常子廩
徐 夜東癡
評

南鄉子 第一體

送客江船。孤帆點點沒天邊。卻上高樓臨極浦。日暮一綫春流如碧玉。

軀體厭瑣。正以此掩映起裁。不測爲長。

又

欲去難留。蜻蛉一葉木蘭舟。細雨離觴人竟去。何處新娘磯頭煙水綠。

柳枝

鴛鴦湖上水漪漪。黃入東風柳漸垂。湖裏鴛鴦湖畔柳。送儂歸處足
儂思。

自賦柳枝以來。未
有黃入東風四字。

又

二月江頭見柳條。千絲萬縷映春潮。銷魂橋上銷魂樹。不到飛花魂
亦銷。

霸橋一名

銷魂橋。

自是柳

枝上風。

趙北口柳枝詞

湖光如鏡復如酥。柳色迢迢入大沽。亭午銀魚風漸小。一帆春水到
蠡吾。

銀魚風名。直沽河
畔村落。悉號曰沽。

當家
壇場

又

樓船彷彿小江南。纜剪溪藤蜀罽帆。飛花相送向何處。柳外官橋黃
布帘。

又

湖外垂楊湖上菱。夜來春水欲齊梢。波浮碧藻金魚尾。風墮紅翎玉
剪巢。

玉剪。

燕名。

處處柳枝。

無情有思。

東粵竹枝詞

珠娘十五嫁珠兒。住近珠江江水湄。江水有情還照妾。江花無計可
留伊。

南俗以珠爲貴。生女爲珠娘。生男爲珠兒。韋莊詞。弄珠江上草萋萋。無大江。髯氣亦無曉風口。脂氣。要以疊字逗出風情。

又

沉香浦上花如雪。玉鏡臺邊人似霞。醉下蘭舟駛細馬。不知今夜宿誰家。

沉香浦。玉鏡

臺皆地名。

與河口花明一絕。井是仙手。我故數無論其才情。其年貌亦不可得也。

附貽上揚村舟中作。河口花明錦纜春。研筵綾子領邊巾。不知何事牽儂意。欲疊紅箋賦洛神。

又

零丁洋裏布帆行。別後春潮帶雪生。昨日高樓望晴色。素馨花滿五羊城。

文文山詩。零丁洋裏數零丁。

是粵東竹枝。不可移向
武昌。亦不可插亂襄陽。

南鄉子 第二體

菱刺綠。藕花香。小姑相喚出橫塘。隔浦少年私致語。忘歸去。日暮水
寒飛屬玉。

南唐西

蜀之次。

如夢令

簾外游絲片片。晝靜碧虛常卷。翠雀下花陰。啄破春痕一線。誰見誰
見。清淚朝朝洗面。

碧虛。窗也。李後主與故宮人
書。此中日夕。只以眼淚洗面。

與蟻拖花瓣。

一般香蕙。

浣溪沙

柳暖花寒雨似蘇。流鶯和夢覺來無。東風料峭捲蝦鬚。欲覓瀟湘

屏上路。楚山如黛。少雙魚。口脂慵點鏡中朱。

朱字妙。鏡中朱字更妙。

又

小院蘼蕪欲作叢。秋千池畔畫堂東。日斜鶯轉謝娘慵。情思詭人何處去。碧桐陰裏下簾櫳。玉釵微墮髻鬟鬆。

詭音詭。去聲。

見顧愛詞。

升庵極喜妮子二字。

日斜鶯轉亦只七字。他手斷不能如此做出其故何也。請訊之阮亭。想作者亦不知。

又

寶馬流蘇上洛津。玉人相見宋家隣。重重屈戌掩殘春。檀暈乍消星的淺。眉痕初淡月稜新。簾衣如縠映橫陳。

李商隱詩。鎖香金屈戌。星的面。飾十眉圖。有月稜眉。橫陳。簾也。

包子廚鑊。慈絲如韭黃。正以選料爲佳。重重屈戌。與日斜鶯轉。仍是阮亭詩中佳句。借以重詞價耳。

又和張必

記得相逢亞字城。留仙裙底步蓮輕。吳家小女字盈盈。眉語似通還匿笑。目成難去且徐行。個儂無賴可憐生。

眉語二句。定未免後人膽阻。

又

雨後蟲絲罨碧紗。朝來鵲語鬪簷牙。日痕紅曙一欄花。殘夢未遙猶眷戀。篆煙初裊半天斜。消魂應憶泰娘家。

天音歪。詩楓橋泰娘雙翠。嫌又秋娘容與泰娘嬌。

減字木蘭花

爲長沙女子王素音作。用稼軒過長沙道中見婦人題字。用其意作韻。有甚于涉妙絕在此。

離愁滿眼。日落長沙秋色遠。湘竹湘花。腸斷南雲是妾家。掩啼空驛。魂化杜鵑無氣力。鄉思難裁。楚女樓空楚雁來。

原詩可憐魂魄無歸處。應向枝頭化杜鵑。鵑花聞詞。楚女不歸。樓枕小河春水。

阮亭詩餘

阮亭免長沙女子旅中題壁事更足佳致惜無文筆傳其一段風流始知此詞由來之妙

又楊花步奔州韻

紗窗夢起極目玉闌人萬里斜綰千條自古銷魂是灞橋
春陰不盡除卻殘鶯誰借問陌上樓前消得香閨幾日憐

唐詩楊柳多與隨風急西樓美人春夢中翠簾斜捲千花入

又楊妃

木蘭殿裏迴雪流風入莫比萬里橋頭水綠山青不盡愁
連昌春竹空映落花紅簌簌莫問當年錦襪猶能直許錢

木蘭殿前木蘭花開上天顏不怡妃舞

霓裳羽衣之曲上不悅餘俱詳外傳

誰爲水調歌頭者李璣真才子也

空寫大意只末一句周旋全篇

又梅妃

天然姿媚比向梅花應不異一斛珍珠得似鮫人淚點無
文園老